「有規則限制，才好玩。」在遊戲中發掘身體的魅力，進而展現對速度、時間、自我、社會的不同看法，不加鎖舞踊館的最新節目《力／速狂想》，一晚呈現香港、台灣編舞的兩地作品，用全男班底展現獨特身體美學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
圖：不加鎖舞踊館提供

■《速度》編舞在排練中讓舞者圍繞紙皮展開想像。 攝影：Elsie Chau

■舞台道具的運用帶來更多的變化可能。 攝影：Elsie Chau

■《速度》排練照。 攝影：Elsie Chau

力與速度 男生的舞蹈狂想

■《速度》將挖掘男舞者不同的身體特質。 攝影：Steve Li

《力／速狂想》
時間：6月8日、9日 晚上8點
6月10日 下午3點
地點：香港文化中心劇場

不加鎖舞踊館的藝術總監王榮祿，希望以「年輕」為定位來策劃一台新節目，展現現代舞的力與美。他於是選擇了自己編創的經典作品《蕭邦VS Ca幫》，更請來台灣驫舞劇場的編舞陳武康、蘇威嘉專門為香港舞者重製舞團代表作《速度》。《蕭邦VS Ca幫》請來鋼琴王子陳雋騫現場演奏多首蕭邦經典樂曲，五位男舞者則玩盡Hip Hop、雜技、當代舞、舞蹈劇場等各種身體元素，將個人記憶與時代印記交融表現；《速度》則從「速度」這一主題切入，藉由各種遊戲來迸發創意，進而發展到對各種議題的切入。

王榮祿認為雖然兩個舞作都是全男班底，但卻很不一樣。「可能是對身體的要求不一樣吧。以《蕭邦VS Ca幫》來說，一開始就希望舞者是具有不同背景，透過每個人不同的背景去尋找他們能夠表現的地方來促成創作。他們（驫舞劇場）也獨立，但是身體的建設可能是在一個體系中，大家共通的語言比較多，在這個基礎上琢磨動作拆解身體，於是可以有深一層的對身體的那種拿捏和把玩，這一點對於我們這次的香港班底來說是很大的挑戰，我們的舞者也希望有這樣的吸收和體驗。」

而在編舞蘇威嘉與陳武康的口中，11年來不斷「變奏」，《速度》對於「驫」來說，有其獨特的意義所在。

難有共同創作

驫舞劇場成立於2004年，早期的舞者中，還有鄭宗龍、周書毅、楊育鳴、黃翊等人。現在的鄭宗龍是林懷民欽點的接班人，即將於2020年接棒雲門藝術總監一職；周書毅和其舞團「周先生和舞者們」則在旅行與流浪中發展出自己的舞蹈美學；而黃翊，一開始就是備受林懷民看好的「可怕的孩子」，在舞蹈中鬼點子十足。這樣的陣容可以算是黃金聖鬥士一樣的級別了吧，可是最初「驫」的成立就是一幫玩得很好的朋友在一起想要做點事情，至於全男班的設計？「沒有，就剛好，根本沒覺得他們是男的，哈哈。」陳武康大笑出來，「就是喜歡人家的作品啊。當時書毅還在念書，就有人和我推薦這個學弟很不錯。真的假的？於是就找他來跳舞，跳幾次後熟了，也知道他喜歡編舞。宗龍是我們『國中』就認識了，育鳴是同學，隔年書毅又拉着黃翊進來……」

《速度》創作於2007年，對「驫」來說有着特別的意義。「我們花了三年的時間才有機會做《速度》。」陳武康說，「第一年大家不相信彼此，只能接受你編我跳，劃分得清清楚楚。第二年我們用同一個題目來創作，叫《樓梯》，彼此有更多的討論，但每個人也有更多的空間。第三年，才有第一個共同創作，就是《速度》。」

《速度》可以說是舞團用民主的方式進行創作的一次實踐，但一路協調進行下來，陳武康忍不住大呼：「哇塞，這民主不容易啊！」六個各自都能獨當一面、完全不同風格的創作者要能達成一致又分配公平，實在是有太多難纏的細節。「所以我們的群舞特別少。」蘇威嘉笑道，「跳不整齊啊！沒有不好看哦，可是就是沒有辦法跳整齊。」

「每個人的天分也不一樣，比如我和書毅威嘉記動作是基本一看就會了，但是有人是要錄下來回家再一遍遍看，跳得很好，但是需要很多的時間。很好玩。又比如你問他要不要編，他說『我記都來不及，你還讓我編！』但是那個時候讓我覺得很好玩的是我們根本不介意是誰編，就是希望大家一起。」陳武康說。

對於陳武康與蘇威嘉來說，《速度》就是一群年紀相仿的朋友們在那個年紀一起完成的美好事件，當年的陣容到今天因為大家各有各忙，已經很難重現。在將近11年的演變中，《速度》在巡演中因為加入不同的舞者而有了不同版本，但陳武康和蘇威嘉基本都是擔任編舞，沒有再上台跳。「我們也不想和太年輕的人一起跳，一不小心他們就變配角。」蘇威嘉說。「不然就兒子……」一旁的陳武康忍不住大笑插嘴。但想像一下，父子版的《速度》可能也不錯哦，或者等大家年紀大了，再重聚來一次「老人版」？就像2015年不加鎖舞踊館復刻19年前香港經典全男班舞蹈的《男生•男再生》，為舞迷們留下了美好的回憶。

化招於無形中

陳武康形容「驫」的喜好和風格為「化招於無形中，但是還是要有招。」能讓明眼人一眼看到門道，但表面上又不經意地感覺。「希望大家一出場像是正常人，而不是『我是一個舞者，我告訴你，今天我要來一段……』」

這種風格在《速度》中可見一斑。整個演出不是完整的敘事篇章，更像是從一段段獨舞上發展出來的男孩子天馬行空的玩耍想像。舞者們透過各種遊戲，比如騎單車、射飛鏢、水中悶氣等，充滿創意地表達對速度的不同見解。中間有很長的一段，舞者們就是拿起放在地上的紙皮，不斷摺出帽子、背心、槍、樂器等道具，現場變換把玩。「集體創作就像一人寫一句，我們自己也不懂什麼意思，就是覺得好玩，就放進去。」蘇威嘉說。

這種非傳統的演出形式當時引來非常兩極的評論。「有一些長期支持的人，看完話都不講直接逃走，我們打電話問，才說：『不是這樣的，你們在幹什麼啊？』有些人甚至評論說『質感滑到谷底』，就是那麼嚴重。那一大段摺紙，很多人很喜歡，也有很多人很不喜歡。他們覺得我們來看跳舞，你們幹嘛，做手工藝嗎？而且我們在台上也有講話，但又不是劇場的語言的方式，可能就是完全無聊的一段話，我們覺得好玩就放進去。」陳武康說，作品的反響曾一度讓大家覺得很挫敗，「但也有朋友說：『你管人家，每一段都很好看就行了呀！』就像開一扇門，關一扇門，又開一扇門……每個房間都很特別這樣。」

沒想到作品被邀往紐約演出後卻發生了大逆轉，評論一片叫好，《紐約時報》更大讚「作品猶如一場饗宴，各個舞段爭奇鬥艷。」回到台灣，又奪得2008年台新藝術表演大獎。「哇塞，就這樣，本來不支持我們的人也開始懷疑自己，之後就算大家不知道我們在幹什麼，也都挺支持。」陳武康笑說這如同給當年年輕的大夥打了一劑強心針，找到繼續走下去的信心。「驫」也就如此繼續自己的「野路子」，愛玩愛鬧，沒有規則，成為舞壇上的怪咖風景。

「很多時候跳舞對我來說，不像戲劇那麼能夠完整地表達，那麼仔細，但它反而有另外的抽象的魅力，肌肉的，力量的……」蘇威嘉說，「所以很多的解釋啊，都像消毒水。我如果去看演出，都不會先看節目單上的文字，只看有誰演。在台灣，其實很多人需要解釋，怕看不懂，所以他們才會覺得某個作品好，因為有的講、有的寫、有思考的方向。可是這種人其實不勇敢。」

創作不斷演變

11年的時間，《速度》受邀到不同地方演出，因為不同舞者的加入，變奏出不同版本。但那份創作的勇敢一直都在，不停歇，也懶解釋。所以當問陳蘇二人那麼多年作品是否被打磨得更加精緻時，得來的是陳武康斬釘截鐵的一句「沒有」。「我們還在玩。」他說，「以前第二次有機會做《速度》的時候，我覺得一直會越做越好，結果發現沒有。因為人都不一樣，所以每次都好新。不是說你有一個立基點可以往上，就一直在變化。」加入了北京的舞者，就有了北京的故事；甚至加入了女舞者，就有了「又野又軟」的質感。「我們在默默地取消全男班這個限制，因為有很多很優秀的女生，又何苦。」蘇威嘉聳了聳肩。

這次為香港舞者排《速度》，二人也仔細觀察各人的特質。「這次好玩的地方是，以前都是我們熟悉的人來跳，這次則是完全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舞者。」陳武康說。有沒有和舞者探討什麼是「速度」？「沒有，先跳再說。」蘇威嘉說，「跳着跳着你會有感覺，那個時候再來說才有意義，那個時候我們才站在一個平等的立基點上。不然我們已經做了11年的《速度》了，和你講這麼多，你講不贏我的。」

排練場上的二人，板起面孔瞬間變嚴肅，而香港舞者們則在大紙皮中展開他們的速度遊戲。

敢觀舞台

文：梁偉詩
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聞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，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。

《長洲沿途》與我血液裡的長洲魂

粗算一下，大概已有近廿年沒踏足長洲。縱然太公太婆的老墳還在長洲，隨着童年時常去看望的姑婆離世，長洲，慢慢地、斑駁地成為一塊陌生的回憶之地。沒想到三月的連續兩個周末，進劇場在長洲舉辦四場《長洲沿途 The Journey of the Isle》，一下子喚起我血液裡的長洲魂。作為劇場觀眾，自然免不了戴着「環境劇場」的眼鏡來閱讀《長洲沿途》。作為長洲人的後代，進劇場如何講述長洲的種種，才最引人入勝。《長洲沿途》開宗明義設置許多「路線」、照片和故事，讓觀眾邊走邊看，也可以從二維條碼掃描長洲居民的口述故事世界。踏足長洲，到進劇場接待處報到後，重新認識長洲的一個奇異下午開始了。

進劇場的文案是這樣說的 — 「長洲，於南中國海上的一塊小石頭，因形狀狹長，且兩頭大、中間小，而被稱為長洲。從前是一個漁村，到現在仍保留着很多漁民及節慶的傳統文化，潮漲潮退間存活着香港歷史發展的痕跡，和多元文化的縮影和精彩。從去年七月盛暑開始，走遍街坊會、鐘錶舖、海味店、運動場、體育會、農場、貓閣等不同地方，訪問多位長洲居民，探索他們與小島及社區的過去、現在和未來。以長洲的人、樹、山、海、天、魚、包山、北眺和南氹為坐標，透過文字、聲音、影像和四瓣演出，沿着受訪者的步伐和故事，途經大街小巷、新舊房子、春花盛放之間，一同細味長洲沿途。」

與我從小認識的長洲有點不一樣。《長洲沿途》從警署徑的小公園開始「起霸」(3:15pm)，由在長洲出生長大的陳麗珠以第一身，講述漁民婦女的一生。數十年前的長洲婦女早婚，之後便忙於照顧孩子和家庭。日常生活不但要解決種種瑣碎事，還要克服天氣帶來的困難。漁民婦女耗盡青春克勤克儉，換來兒孫滿堂，唯一的娛樂就是聽戲。陳麗珠的「阿婆口述史」夾雜着一位花旦粉墨登場獻唱，而這位花旦恰巧就是陳麗珠的長洲故人。霎時間，便讓我們置身長洲上一輩的娛樂世界，也把現今長洲女兒的人生選擇呈現，互為參照。

■陳麗珠的「阿婆口述史」夾雜着一位花旦粉墨登場獻唱。 張志偉 攝

之後的「長洲二段」(4pm)，在關公亭上演「郵差的故事」。操偶師手執小狗模樣的郵差木偶，扮演郵務新丁初到貴境，懵懂的小子糊里糊塗，選上長洲五段派件區中最難行的山區斜巷。遇到毒蛇和惡狗已是小菜一碟，最要命的是街巷門號似乎並無規劃，一號旁是23B，然後對面竟是68K，令外來者暈頭轉向。這部分通過陌生眼光與「地膽獻計」相遇，折射出小地方的小情小趣。即使信件地址模糊只有人名，郵差街坊也仆心仆命找出收件人。木偶的動物造型、黃色絲帶客串的蛇類，營造出愛麗絲夢遊仙境般的童趣。

第三站「友誼湖」(4:45pm)則是南氹灣。甫踏進南氹海濱公園，好些女街坊在海邊耍太極，樂手在驚濤拍岸中奏樂。公園海傍，請來長洲老居民包哥回憶童年，偷偷學游泳被父親責打、長大後在長洲從事不同行業的趣事等等。此外，還請來旅居長洲的德國朋友。對於長洲歷史相當感興趣的他，親自蒐集自1919年殖民地政府佈置的十四塊邊界石中的十一塊；甚至勇闖長洲傳統墳地尋幽探秘，可是愛犬莎莎忽有異感，死活不肯進去。這裡，包哥頭上插着粉紅鮮花、德國朋友帶着莎莎，在海風、海浪聲、樂聲中現身說法，加上太極女街坊有節奏的形體動作，構圖絕美。最後一站「新鮮農夫」(5:30pm)的觀音灣，一切儼然是長洲的天涯海角，海灘上跳躍漫步輕柔謝幕，溫暖窩心。

基於與長洲的奇妙淵源，我並沒有用力把《長洲沿途》與「環境劇場」對號入座。然而，《長洲沿途》卻又是我看過的「環境劇場」中最極致的一次。包括整個環境空間都是表演的一部分，不再區分表演區和觀眾席，邊走邊演又突顯空間性格和歷史特質。演出的焦點靈活多變，觀眾眼前的一切，就是與戲劇一整套相關的元素，觀眾、演員、節目指示牌、演出管理人員、空間建築，甚至是攝影師和路人，皆圓融在同一天空下，形塑出前所未見的長洲。

至於我所知道的長洲，都是媽媽三姐妹的兒時往事 — 三個滿山亂跑的小女孩，竟然抬來一塊精緻光滑的棺材板，給外婆當柴燒。颱風溫黛襲港，十號風球那天，媽媽蹲在長洲碼頭看大人「撈浮屍」。太平清醮巡遊前夕，小阿姨被選中演飄色，演前臉上卻突然長滿痘痘被易角……。不過這又是另一次的「阿婆口述史」了。

周末好去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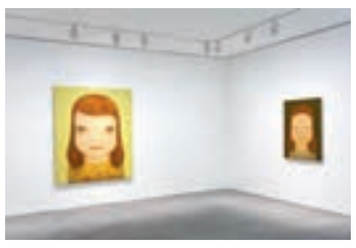
「青春好茶味」茶味小集

茶有新、舊之分，有茶友說老茶就像「姑婆味」；又似一個化完火氣的老伯 ——「好化」；那青春的茶呢？又是什麼滋味？對於茶，我們每天都可能接觸，卻並不十分知道它背後的典故、工藝、種類、味道，其實你真的懂茶嗎？歡迎光臨《青春好茶味》，一起激發對茶的好奇和想像。

日期：4月7、14、28日
5月5、12日
6月2日
時間：下午3時至4時（第一節），4時至5時（第二節）
免費：每節名額48人，每人每月限參加一節。每月的第一日開始接受電話預約
地點：香港茶具文物館（中環紅棉路10號）

「Ceramic Works and…」奈良美智個展

佩斯畫廊（PACE Gallery）正舉辦日本神級藝術家奈良美智的個展，名為「Ceramic Works and…」。這是PACE Gallery與奈良美智的第四次合作，呈現藝術家最新創作的陶瓷雕塑、繪畫及紙上小作，延續這位開創性的當代藝術家在表達與形式上的創新手法。其中的12件陶瓷雕塑作品，部分採用雙面設計，在正面及背面呈現出不同的樣貌，展現奈良美智純熟的技藝和獨到的藝術眼光。



日期：即日起至5月12日(逢星期二至六)上午11時至下午7時
地點：PACE GALLERY（皇后大道中80號H Queen's12樓）

免費文化沙龍 SALON11：電玩狂熱

SALON11與你緊貼電競熱潮，從生活中探索電玩、手遊及AGCN二次元文化。從當年「落機舖打街霸」，到今天「捉精靈」或決戰「OVERCOOK」，電玩除了「好玩」更是「表演」，有球迷投入到睇歐聯變睇FIFA，到底電玩文化為何如此引人入勝？電競由消閒娛樂「升呢」到亞運，擂台由網吧鬥到紅館。職業選手及隊伍是如何打造？兵法專家及電競冠軍選手教你如何玩得更上一層樓！你知道電子遊戲被喻為第9藝術？利用不同的二次元藝術Animation（動畫）、Comic（漫畫）、Game（遊戲）、Novel（小說），獨立及藝術遊戲讓玩家從遊戲中了解世界、文化及藝術。2018年K11藝術月，SALON11與你從電子遊戲看藝術及創作，也從藝術的角度看電子遊戲的價值。

日期：4月7日下午1時30分至5時45分
地點：K11露天廣場（香港尖沙咀河內道18號K11地下）